

日本人過春分有一套比中國人還為複雜的規矩禮節，要炒豆子，祇邪神。系裡的日文同事組織課外活動，在春分那天帶領學生來聚餐，順便設計了一些遊戲活動。其中一個節目就是大家分派用筷子夾生雞蛋，看誰一分鐘內夾得多。不用說，我視視群雄，遙遙領先。雖然說起來有點勝之不武，不過學生的眼神都很崇拜，讓我沾沾自喜。

類似的用筷比賽我在小學裡就參加過。那時六一兒童節學校會組織猜謎、遊園等遊戲活動。除了擊鼓傳花、蒙眼畫鼻子這類，我參加的遊戲還有用筷子從一盆肥水中夾彈珠，和其他小朋友比賽誰一分鐘內夾得多。當年我勇奪冠軍，獲得一塊橡皮的獎品。許多年後，我在美國一家中餐館吃飯，順便向同樣的夥伴吹噓當年的光輝事跡。

不料話音未落，筷子上夾的菜「啪嗒」一聲掉到桌上，朋友們都哄笑起來，那味道：「你筷子用得真好！」

筷子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國家百姓的主要餐具。據說大禹是我國最早用筷的人，考古發現則證明商代就出現了象牙筷。不過先秦時期筷子叫「挾」，以後歷代多稱「箸」。我們小時候用的筷子是圓頭圓腦的，上下一般粗細，原形或竹或木。後來就有了方頭圓尾的式樣，估計是為了抓握順手。再後來，日式、韓式的筷子傳入，頭粗尾細，看着更精緻，不過已非中式筷子的正宗了。

# 妙用筷子



握筷子當然自有章法，應該抓住上端大約三分之一處，並且靠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尤其是食指）組成的槓桿夾菜。握點太下或是翻轉筷子夾菜都被視為不禮貌、不文雅。在餐桌上，筷子不可用來戳菜，不可剔牙，不可垂直地插在飯菜中。也不能吮吸筷子、用筷子敲擊盆碗、或者拿着筷子指手畫腳，對別人指點戳戳。現在國外的中餐館提供一次性的筷子，外面的紙餐包怎麼都會印有半通不通的圖案和文字說明，為的就是紙洋人怎麼使用筷子。不過筷子使用的微妙精深之處並不會涉及了。海外華人常把是否使用筷子作為華裔身份的一種象徵。我就聽說有去台灣因為服務員沒給筷子而是給了刀叉而心生不滿的例子。我也常常覺得筷子大善，因為它輕便巧，多才多藝。

沙拉、炒菜、肉類甚至甜點都可以用筷子來食用。外國人要用刀叉調羹多種餐具才能完成的任務，一雙筷子就可以搞定：夾、撈、挑、攪、攪拌、分割，正如中國人的一把菜刀具備國外的斬刀、麵包刀、剔骨刀、水果刀等多種刀具的功能。

日本的學者曾測定，人在用筷子夾食物時，有八十多個關節和五十塊肌肉在運動，並且與腦神經有關，因此用筷子吃飯可以訓練大腦使人的靈活。外國人覺得筷子神奇無比之餘，又衍生出其他的用法。比方說女人在髮髻上插一雙漂亮的筷子作為髮簪。更聽說有些外國人專門學習怎麼使用筷子，只因坊間盛傳此舉可以預防老年癡呆症云云。

# 隱藏的失意

馬亞偉



上師範學院的時候，同宿舍有一個女孩，在人前是一個王熙鳳式的人物。她總是一副活力四射的樣子，在班裡是班長，在學校是學生會幹部。校園裡到處都有她活躍的身影，我們都笑說她像五四青年。因為當慣了「領導」，她在我們宿舍說話也很有點指氣使，顯出開朗豪爽的性格。

大家從來沒見過她消極頹唐的樣子。她的自信和陽光，是別人望塵莫及的。不過，隱隱約約聽人說起她家在農村，家境不太好。她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提過這些。但從她一成不變的穿著上，大家也猜出了幾分。有一天，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因為沒有帶飯卡，匆忙回宿舍去拿。推開門，發現她竟然穿著她下鋪女同學的紅色高跟鞋在美。她見了我，臉一下子通紅，窘得不得了，趕緊把高跟鞋脫下來。我沒有說話，匆匆拿了飯卡出去了。

下午她見了我，臉上掠過一絲不自然，但很快又恢復了常態。以後，我們倆都沒有提那件事，她依舊驕傲地行走在校園裡。只有我知道，她曾有過的落寞。她羨慕別的女孩子漂亮的高跟鞋，自己買不起，偷偷試穿人家的。那種滋味，誰能說得清呢？我的一個同事，長得很漂亮，像孔雀一樣光彩四射。她雖然出身平常百姓家，卻嫁了個「富二代」。據說她婆婆家的錢，數以百萬計。光是過年婆婆給兒子的壓歲錢，就頂一般人一年的工資。她一套內衣的價格，頂尋常家庭主婦半年的買菜錢。有一次，我和另一個朋友去她家所在的小區，是城裡最氣派的小區。一路上，我們不停感嘆小區環境優雅怡人，讓人羨慕。出了電梯，我們剛剛要按響門鈴，就聽裡面婆婆在高聲叫嚷：「我讓你用鹽水洗草每，又忘了。不知道你身上這些遍體通毛的毛病，什麼時候才能好！」我們聽到她低聲下氣地說：「我現在拿去重洗……」聲音是她的，口氣卻是陌生的。我們沒有按門鈴，悄悄離開了。我QQ上有一個好友，他事業有成，春風得意，一向特別樂觀。有一天，我問他為什麼，他立即丟給我一句：「今天，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個耳光！」我問他為什麼，他本打算接連下的父母來城裡住，但是老婆死活不同意。他在老婆面前屈服了，覺得自己太窩囊了。有的時候，我們只看到別人光鮮亮麗的一面。其實，每個人背後，都有不如意。他們那些隱藏起來的失意，像風中的燭火，忽明忽暗，悄悄沒有任何人的注意，是十全十美的。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態。

# 煙下集



因為張愛玲，漢奸胡蘭成的身影才從塵封的歷史中逐漸顯現。如今，還原胡蘭成與張愛玲傾城之戀的《胡蘭成傳》，由作家張桂華創作完成。作為一部內容豐富的人物傳記，該書以真實的歷史，詳解胡蘭成引發的爭議之謎。

《胡蘭成傳》這本書，台灣版上市後，受到讀者的好評，隨即很快引發了「胡熱」。大陸版將台版中刪除的「李士群之死」章節補上，還原了全部傳記的完整性。《胡蘭成傳》圖文相配，多達三十幅他從未在大陸公開過的生活、工作和伴侶的照片，全面還原一個真實的胡蘭成。作者張桂華從胡蘭成的故里出發，歷經上海、香港、台灣等地，帶領我們一路相隨，看他如何投身「和平運動」，嶄露頭角，又如何深得汪精衛夫婦信任成為「蘭成先生」，浮沉宦海；如何與張愛玲相知相愛，許諾「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又如何與眾多女子糾纏不休。其人，其文，其作為，眾說紛紛。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傾城之戀，至今引人熱議。胡蘭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男子？竟能令張愛玲如此傾心？長期以來，人們對胡蘭成的了解，不過集中在兩點：一是胡蘭成曾經是汪精衛手下的筆桿子，屬於沒有氣節的無行才子一類；二是胡蘭成最後拋棄了張愛玲，屬於用情不專的無行文人。但是這樣一個沒有民族氣節又薄情寡義的人，為何能降伏張愛玲這樣眼界絕高的才女呢？《胡蘭成傳》一書給了甚多答案，讓人們對其中的細節有深入的了解。

光是風流倜儻，會討女人歡心，恐怕不可能輕易征服孤傲如鶴的張愛玲，更何況胡蘭成在政治上還不清白。真正讓張愛玲愛上胡蘭成的，還是他那可以與張愛玲匹敵的才氣和文學修為。如果不是熱衷於政治名利場的話，胡蘭成完全可能成為一代文學名家而為後人所知。事實上，胡蘭成逃亡日本，脫離了政治生活後，寫下了很多著作，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胡蘭成在這兩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才氣折服了余光中、唐君毅、王德威、賈平凹、阿城等眾多文學家，他們對胡蘭成的態度也都是既愛又恨，一方面不齒其為人，另一方面又極喜愛其文章。評論家江弱水用九個字概括胡蘭成：「其人可廢，其文不可廢。」而正是這無法迴避的文才，深深打動了張愛玲。幸運的是，《胡蘭成傳》並沒有把胡蘭成妖魔化，而是對他進行了客觀的調查和描寫，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個努力學習，勤於功課卻出身落魄的農家子弟，當然胡蘭成還是有那麼一點才學的，不然張愛玲不會去委身相隨。有人形容胡蘭成是一個對着自行車都能聲淚俱下的男人，我想這大概也是他身為女人知己的本事吧，很多女人吃這一套，所以甘願上當。

最後想說的是，隨着胡蘭成作品的暢銷，對胡蘭成其文其人的評價紛紛見諸於報章網絡，褒貶不一。中國人的觀念中，做文與做人不可分。要評價胡其人，便不可迴避其曾在汪偽政府任文宣要職的歷史。另有不少以女性為主的讀者將其一生情人眾多作為攻擊其人品罪狀。不管怎麼說，《胡蘭成傳》還是比較客觀地呈現了他的一生，關於胡蘭成，功過是非自有後人評論，傳記只是一種生平呈現。

（《胡蘭成傳》張桂華著，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第一版）

# 還原張愛玲的「傾城之戀」

讀《胡蘭成傳》

艾里香

# 胡雪巖的「正負數」

李杭育



四年前的春天，台北的劉國瑞來杭州，要我陪他同遊富春江並參觀杭州的胡雪巖故居。富春江我太熟了，在遊船上我一路侃侃而談。而胡雪巖的事，國瑞兄卻比我懂得多很多。他退休前曾做過台灣《聯合報》總編輯和聯經出版公司（高陽的小說《胡雪巖》就是這家公司出版的）總經理，文史方面的積累了不少。

如今的胡雪巖故居，其實已經是一座新建築了，幾乎完全沒了舊蹤影。面對「芝園」的戲台，國瑞兄對我講了一個很讓我羨慕不已的故事：當年的胡雪巖，不僅賺錢有方，聚財有道，風流方面也很在行。在元配夫人之後，胡雪巖接連娶了一妻十一妾，彷彿是要把杭州城裡的美女一網打盡。興致一來，他就和這「東樓十二釵」玩這樣那樣的夫妻遊戲。其中之一，是他和太太羅四夫人坐在這處觀戲台上下象棋，以面前的花崗岩地面作棋盤，讓姨太太們和婢女們分別套上背心寫着「車」、「馬」、「炮」、「兵」、「卒」不同字樣的背心，充當棋子。老爺與太太口頭對弈，姨太太和僕人們依據指令，挪動各自的位置，「抽車」，「打馬」，直至把對方「將死」。

這個故事，我在別處也讀到過文字，而且都有議論，大都是說胡雪巖「縱情聲色」、「驕奢淫逸」等等。記得我當時對國瑞兄講的胡宅舊事是這樣議論的：對於我們這輩「一夫一妻制」的人來說，娶十二個老婆當然是要不得的。不過，既然在他那裡，娶也已經娶了，樂得玩個盡興，討得夫妻怡情，家庭和睦。如果是這樣，他的「縱情聲色」，我看沒有什麼不好。

時隔四年之後，我還想說的是，胡雪巖這個人太出彩了，他身上承載着那個時代的太多的成敗得失，因此

對他無論怎樣評說，聽起來都是有點道理的。

譬如，在協助左宗棠平定太平軍這件事情上，革命派的說法，是胡雪巖做了劊子手的幫兇。可是，你若當年的杭州百姓，看法或許不同。我在十年前寫的《老杭州》一書說起過這場戰禍：

咸豐七年（一八六〇），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部攻城，那十年，平民餓死或被屠殺的統計數字，自六七萬而至十二萬各有說法。一天死一萬人，放在現代戰爭裡也夠殘酷了。

第二年，李秀成又來了。那兩個多月的圍城，把杭州人餓慘了。這場災難說明那時的杭州連三個月的糧食儲備都不曾安排，而杭城的富裕人家倒是存了許多山珍海味。一本名為《杭州兵禍》的老書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全城斷糧，人們只好有啥吃啥。「初則魚翅、海參、熟地、米仁、棗栗、柿餅之類，以當餐飯，繼則糠秕、野菜及各種樹皮、雜草亦食之。芭蕉葉每斤五十錢……」於是不足為奇，此類情景赫然街頭：「餓夫行道，每撲於地，氣猶未絕，而兩股肉已為人割去。」死於飢餓和破城後接踵而來的寒冬，據說杭城居民死了不下半。還有朝廷命官、旗營的大小將軍、協統、八旗兵及家眷，所有平時一切談「長毛」色變者，服毒的服毒，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投河河的投河，還有縱火自焚者，一家老小連帶房屋都化作灰燼……

那些日子，你以為，杭州城裡的幾十萬飢饉難當的老百姓，心中最盼望什麼？

當時，「紅頂商人」胡雪巖奉巡撫衙門之命往杭城運糧，給了杭城飢民活下去的希望。但他的船隊被太平軍擋在錢塘江上進不了鳳山門水城。希望雖然破滅，但還是讓人吊起了精神頭兒，激動了活命的本能。或許有些杭州人就是靠這點盼頭、這份意志活了下來——事



杭州西湖：胡雪巖發跡地 楊芳菲攝

# 滿城綠帽子

左岸



走在河內的街上，有兩個「壯麗的景象」讓我驚得目瞪口呆。一個是多如蝗蟲的摩托車，另一個便是男人頭上戴的那一頂頂引人注目的綠帽子。

興致勃勃地問導遊阮小姐，阮小姐告訴我，在越南，男人戴綠帽子是一種傳統時尚。為此，伶牙俐齒的阮小姐還專門給我講了一個關於綠帽子的越南民間段子：當年斯大林、毛澤東和胡志明三位領袖十分要好。一天，斯大林不知從哪兒弄來一頂綠色的帽子，覺得樣式神奇，就有意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是頂綠帽子，這犯了中國人的大忌，但斯大林一臉的殷勤，真是推也不是，收也不是。正巧，剛剛獲得前線好消息的胡志明也來做客了。毛澤東靈機一動，將帽子作為斯大林和自己的禮物，送給了胡志明。胡志明認為這是個難得的禮物，回國後將帽子贈給了一位戰功卓越的將軍。將軍獲贈三

位友人經手的帽子十分自豪。第二天，他戴着綠帽子的英姿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上。後來，商家紛紛仿效，很快舉國上下都興起了戴綠帽子的。

段子當然是娛樂大眾的，可在越南，男人不戴綠帽子似乎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男人。這種叫做mu coi的帽子之所以深受越南男人的喜愛，是因為它非但沒有中國式的曖昧概念，反而和英雄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綠帽子是戰爭的產物。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越南是戰事不斷的國度。那時的男人多有當兵的經歷。越南地處熱帶地區，到處遍布茂密的熱帶森林。於是，士兵在叢林裡作戰便如家常飯。為了防止被敵人的子彈擊中頭部，越南士兵便選擇了與草木顏色相當的綠色材料做成軍帽來隱藏保護自己。儘管戰事已成爲歷史，可爲了紀念，或是表達一種精神，綠帽子成爲一種永恆的標誌和永不過時的時尚沿襲了下來。

不戴綠帽子的越南男人是不會有女人喜歡的。因

爲在越南女人心目中，戴綠帽子的男人即使不是保家衛國的英雄，也是英雄的崇拜者。於是，女人們便對戴着綠帽子的「英雄」尊敬有加，他們可以天經地義不下地幹活，不從事體力勞動。所以，我們在河內市區裡看見到處都是戴着綠帽子閒逛的男人，便不足爲奇了。

河內的陽光紫外線很強，即使在皮膚上塗滿了從國內帶來的防曬霜還是讓人有些吃不消。在阮小姐的建議下，我決定去街邊的店面買一頂帽子。在一家店舖裡，除了大量的綠帽子，我還發現了許多尖頂的像斗笠一般的白色帽子。綠帽子，我是絕對不會戴的，於是便決定買一個白帽子對抗強烈的日光。我挑了一個白帽子戴在了頭上，不想店主卻望着我笑作了一團。回身問站在門口的阮小姐，店主爲何發笑。阮小姐竟然也樂了：「帥哥，你還是將白帽子取下來吧！在我們越南，除非你是女人，你可以戴上這樣的白帽子。否則的話，你就只有戴綠帽子的份了！」

立秋之後，一位朋友盛情款待我，吃了一大鱈魚。這條魚足有斤半，據說是野生秋鱈魚。一般食者都知道，鱈魚以農曆三月的春鰾爲好，其肉細嫩、鮮嫩、肥厚。正如張志和詩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鱈魚肥。」在我的家鄉，秋天吃鱈魚的人並不少，因爲秋水漸寒，鱈魚少了肥美之味，其營養價值似乎較之春鰾略爲遜色。

其實不然。真正的美食者，喜歡吃秋鱈的，尤其是野生秋鱈。寒潭生秋色，水清洌洌，其肉少肥膩，多清爽，寒香入竅，別有滋味。在我看來，秋鱈是美食，美食家當然津津樂道。幾次路過鄱陽湖，有幸吃過正宗的野生秋鱈魚。湖水清蒸，佐以家常碎料，邊嚼邊食，很有情趣。其味道清香，沒有肥膩感，特別是蒜苗肉絲，可以剝離，幾近透明。當地老百姓說，過於肥膩，好食而不宜品嘗；過於瘦弱，則體弱多病。秋鱈的繁殖週期，夏季的劇烈運動、秋水的浸潤等，肉質細嫩上乘，魚皮緊繃而富有彈性，彷彿垂釣用的細麵粉，無絲毫魚刺，味同子雞，營養豐富。越來越受到更多美食愛好者的歡迎。

有意思的還是徽州臭鱈魚。俗話說，鱈魚「不可糟亦不可醃」，而在徽州，最能招待客人的恰恰是一聞香臭，食而香之的臭鱈魚。據我所知，初時的徽州臭鱈魚，是鄉下人用石碾糟製而成的。這臭鱈魚當然是生活在山溪石罅中的鱈魚，體瘦肉薄，因水體寒性生，一般石鱈難以長大，食之無肉，棄之可惜，鄉下人便將其醃製，隨便一扔，做自己的農活去了。時間長了，聞到臭臭，便想起它，從速烹調，沒想到竟然成了美味佳餚。

後來，有人從貴池販運上等的秋浦臭鱈魚，到徽州，因秋浦鱈魚地優，所製臭鱈魚，風味境也獨特。我的家鄉，秋浦境地，幾乎所有的餐飲都能製臭鱈魚。徽州臭鱈魚殺了個回馬槍，在原產地興旺起來。

一盤臭鱈魚端上桌子，輕輕地撥開覆蓋在魚身上的白蒜、黃薑、紅椒、青蔥等，即有一股濃郁的臭香撲鼻而來；再用筷子緩緩地撥開魚皮，撫摸蒜瓣肉，仍然絲絲可見，沒有半點的糟隔，無腥臭味，均能刺激食慾。

近來有意無意地讀到一些有關鱈魚的畫作，便將食鱈上九六三年作的《過秋園》。此圖章法奇詭，構思獨特。圖的右上方有柳絲繫繫的秋鱈，只佔畫面的五分之一，扭動的魚身充分地體現了曲線的動態美，恰巧將右上方有畫面佈滿，沒有絲毫填充的感覺。左下角則是常常秋葉與石上，橫陳自然，與秋鱈相角呈現。其字呈對角線斜而下，自然於大印。題曰：「曾記幼時家貧，過年節鄰里肉果品豐滿難陳，饑饉難鼻而至也。而家中頗索然耳。癸卯夏六月憶畫幼年事。」

李苦禪的鱈魚從畫法上講，它師承了朱耷，卻少了一憤怒和「一墨張」，多了寧靜與安詳。白石老人曾經說過：「畫魚以八大山人爲最好，好在似之似，其中鬼神不可知也。」八大山人筆下的魚皆有苦大仇深之狀，特別是怒氣沖天的鱈魚，張口噴嘴，白眼朝天，魚鱗亂舞，渾身都是武器。再看畫四周，空白無邊，竟然是一條無水之魚。詩云：「一左右此何水，名之曰曲阿。再求淵注處，料得晚風多。」這種悲憤之感，貫穿了八大山人的一生。國恨家仇，讓他無一日心神安定。

# 秋風起兮鱈魚貴



「不可糟亦不可醃」，而在徽州，最能招待客人的恰恰是一聞香臭，食而香之的臭鱈魚。據我所知，初時的徽州臭鱈魚，是鄉下人用石碾糟製而成的。這臭鱈魚當然是生活在山溪石罅中的鱈魚，體瘦肉薄，因水體寒性生，一般石鱈難以長大，食之無肉，棄之可惜，鄉下人便將其醃製，隨便一扔，做自己的農活去了。時間長了，聞到臭臭，便想起它，從速烹調，沒想到竟然成了美味佳餚。

後來，有人從貴池販運上等的秋浦臭鱈魚，到徽州，因秋浦鱈魚地優，所製臭鱈魚，風味境也獨特。我的家鄉，秋浦境地，幾乎所有的餐飲都能製臭鱈魚。徽州臭鱈魚殺了個回馬槍，在原產地興旺起來。

一盤臭鱈魚端上桌子，輕輕地撥開覆蓋在魚身上的白蒜、黃薑、紅椒、青蔥等，即有一股濃郁的臭香撲鼻而來；再用筷子緩緩地撥開魚皮，撫摸蒜瓣肉，仍然絲絲可見，沒有半點的糟隔，無腥臭味，均能刺激食慾。

近來有意無意地讀到一些有關鱈魚的畫作，便將食鱈上九六三年作的《過秋園》。此圖章法奇詭，構思獨特。圖的右上方有柳絲繫繫的秋鱈，只佔畫面的五分之一，扭動的魚身充分地體現了曲線的動態美，恰巧將右上方有畫面佈滿，沒有絲毫填充的感覺。左下角則是常常秋葉與石上，橫陳自然，與秋鱈相角呈現。其字呈對角線斜而下，自然於大印。題曰：「曾記幼時家貧，過年節鄰里肉果品豐滿難陳，饑饉難鼻而至也。而家中頗索然耳。癸卯夏六月憶畫幼年事。」

李苦禪的鱈魚從畫法上講，它師承了朱耷，卻少了一憤怒和「一墨張」，多了寧靜與安詳。白石老人曾經說過：「畫魚以八大山人爲最好，好在似之似，其中鬼神不可知也。」八大山人筆下的魚皆有苦大仇深之狀，特別是怒氣沖天的鱈魚，張口噴嘴，白眼朝天，魚鱗亂舞，渾身都是武器。再看畫四周，空白無邊，竟然是一條無水之魚。詩云：「一左右此何水，名之曰曲阿。再求淵注處，料得晚風多。」這種悲憤之感，貫穿了八大山人的一生。國恨家仇，讓他無一日心神安定。

# 老僧可是駱賓王？

馬承鈞



一場秋雨一涼涼，隨着中秋漸近，美妙的桂花香瀰漫着神州大地。桂花外形不實不張揚，但花粒密聚、芬芳絕塵，擁有世上最純美最醉人的氣息，一如李清照《鷓鴣天》中所讚「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每年中秋前後，到杭州的觀光客就大增，不少人正是衝着一處叫「滿壘桂雨」的名勝去的。杭州的桂花自古名揚四海，如今更成爲杭州市花，歷代文人墨客寫桂花的佳作不勝枚舉，唐代詩人宋之問寫於杭州的名詩《靈隱寺》便是一首詠桂珍品，其中最經典的四句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詩中稱桂花爲「天香」，真乃妙筆也！

說起這首詩，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傳奇故事呢。景龍三年（七〇九），宋之問遭中宗忌恨，被貶至越州（今紹興）任長史，途經杭州，夜遊靈隱寺。是夜萬籟無聲，桂樹飄香，一輪秋月映照寺院，錢塘潮聲不絕於耳。宋之問觸景生情，詩興大發，詠出「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兩句後，卻「卡了殼」，苦思冥想中不經意踱進佛堂，有位老和尚正在燈下唸經，問來人何以夜深而不眠？宋遂將自己構思困惑如實相告，老僧聽罷其前兩句即脫口道：「何不續以『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呢？」宋大喜，對老僧的文采欽佩有加，遂於古剎枯燈之下與其攀談起來，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翌日一早，宋之問興沖沖入寺再訪，老僧卻已不知去向。幾經打聽，方知此老僧竟是自己敬仰已久的「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宋之問自是悔不迭……當然這只是傳說而已。史料記載，武則天光宅元年（六八四）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駱賓王因代他寫《討武曌檄》而傳誦一時。徐兵敗後，駱賓王下落不明，有被殺、自殺、出逃、隱居等諸多傳說。宋之問遇到的那位老僧，究竟是不是駱賓王，恐怕是難以查證的千古之謎了。